

<<废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废都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635064

10位ISBN编号：7539635061

出版时间：2010-9

出版时间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，安徽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贾平凹

页数：43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，至今十七年矣。

十七年后，再见庄之蝶，他依然活着。

在此期间，《废都》遭遇了严峻的批评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知识分子对《废都》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：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：这个叫庄之蝶的人，这个“颓废”、“空虚”、“堕落”的人。

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，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，但我也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件事不曾明言：作为文学人物的庄之蝶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镜鉴——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，反正，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。

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—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，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：我依然认为《废都》中的“口口口”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。

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“口”时，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《文明与禁忌》的影响，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几乎人手一册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，他彰显了禁忌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，他也就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。

但是，在我看来，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——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，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

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种“躲猫猫”式的狭邪玩笑？
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读过了《废都》，然后读到了福柯，现在，在福柯式的知识背景下，我以为或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贾平凹的意图及这个意图在《废都》中的功能。

那些“口口口”形成了一种精心制作的“废文本”，贾平凹在此破去了书写的假定性，在那些特定场合，我们对文本的“真实”幻觉被击破：眼前的一切被删减和缺省，因而也是被“写”出来的，那么，是谁写了它呢？

我们当然知道书写和删节皆是贾平凹所为，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，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，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。

……庄之蝶的出走是他在整部《废都》中做出的最具个人意志的决定，他弃绝一切承诺，他为自己做出了决定，但问题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要走向那里。

当贾宝玉披着大红斗篷出走时，他自己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去了哪里：他去了他的来处，一片“干净”之地；当晚年的托尔斯泰出走时，托尔斯泰至少在理念中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，但庄之蝶不知

。

《废都》的批评者常常以托尔斯泰为精神标尺，用以衡量庄之蝶的分量，这极富洞见。

我猜测，当贾平凹写到火车站上的最后一幕时，他很可能想起了托尔斯泰，这个老人，在万众注目之下，走向心中应许之地，最终也是滞留在一个火车站上，这时，贾平凹或是庄之蝶必是悲从中来：他心中并无应许之地，他的出走无人注目并将被迅速遗忘，他甚至找不到一种语言，表达自己的这个决定，他在踏上放逐之路时他的内部依然携带着那个深黑的沉默的深渊。

——终究是孤魂野鬼。

我猜测，《废都》中花了如许的笔墨过度渲染黑夜中无言的满天鬼魂，不过是最后要让庄之蝶加入进去。

但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，哈罗德·布罗姆曾在《西方正典》中指出，尽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做出了雄辩的责难，但是，托尔斯泰自身在最后时刻的境遇却非常近于“李尔王”：一个背弃了自身的生活世界，同时被自身的生活世界所背弃的孤独无着的老人。

那么，这个庄之蝶，他是李尔王吗？

或许我们根本不必向他提出知识分子式的问题，他的问题仅仅是陷溺于自我的幻觉而背弃了他的生活，他的罪和罚都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成立，他不过是人类的虚荣——世俗的虚荣和自我的、精神的虚荣的又一个牺牲品？

对此，我并无定见。

贾平凹也不能提供答案，当他让庄之蝶从那些“口口口”中溜走时，他和他的批评者们一样，是把人

<<废都>>

的责任交给了他的环境和时代，但当他在无着无落的火车站上把庄之蝶付与痛苦的无言、付与生死时，他又确认了庄之蝶的“存在”，而把存在之难局严峻地交给了我们。

——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，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。此即《废都》。

<<废都>>

内容概要

《废都》描写的是古城长安，本文为贾平凹的力作。获《人民文学》1991年度优秀作品奖，背景广阔，用典甚多，寓意也可谓深刻。长安城上千年的历史沉积，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。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，有关性方面的敏感描写，也是本书令人争议的一个主要话题。亦曾有人拿《废都》与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和《红楼梦》相提并论。虽然受诟甚多，但本书名气非常之大。一时沸沸扬扬，如同雾里看花。

章节摘录

周敏自此一连几个星期，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就来孟云房家，穿得整整齐齐，头上也喷了发胶，梳得一丝不乱的。

可孟家虽坐了一帮作家、编剧和画家、演员，却未见到庄之蝶。

周敏一时未能去报刊编辑部做事，因为生计，又不能耽误了清虚庵做小工挣钱，心也慢慢灰下来。

此日，慧明又让周敏捎一个口信儿到孟云房家里。

两人吃着茶，自然又说起庄之蝶来。

孟云房才告诉周敏，庄之蝶原来不在城里许多时间了，他也是上午见了太白书店的洪江才知道的，便不免怨怪庄之蝶：近一年来声名越来越大，心情反倒越来越坏，脾性儿也古怪了，出外这么长时间竟连他也不打个招呼！

周敏听了，勾下头去，轻轻地叹息。

孟云房却拿出一封短信，问周敏是否能亲自去文化厅找一个人去，若找着这个人，别的报刊编辑部去不得，但《西京杂志》编辑部或许不成问题。

周敏展信读了，原来是孟云房以庄之蝶之名写给一个叫景雪荫的。

周敏不知景雪荫是男是女，是什么领导，问孟云房，孟云房却一脸诡笑，避而不答。

周敏半信半疑，揣了短信往文化厅去。

天向晚时，又来见孟云房。

孟云房正剥了上衣，穿着宽大花裤衩在书房写作，口里应着，身子不动。

周敏等不及，大声喊：“孟老师，是我，周敏。”

一阵踢踏声，门抽开扣子，周敏推门而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孟云房的面前。

孟云房甚是吃惊，却也明白几分，问道：“事情成了？”

“周敏脸涨得通红，却回头叫道：“都拿进来！”

接踵一个粗脚女子，拎着一个大的旅行袋子往外掏，柜盖上就是一筒碧螺春茶、两瓶维C果汁粉、一包笋丝、一包宁夏枸杞、一包香菇。

孟云房叫道：“小周，你这是怎么啦，给我送礼吗？”

“周敏说：“这算什么礼，大热天的，写作又这么累，想给你买些什么，你戒荤了，又无法买的。”

孟老师，多亏你的条儿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哩！”

“孟云房说：“我说寻景雪荫一寻就准，她是厅里人，以前在编辑部也干过，谁不看她的面子呢？”

“已经在内屋睡下的夏捷隔帘说道：“小周呀，你可是讲究实际的人呀！”

你孟老师写了个条儿，你就孝敬你的孟老师了？”

“周敏笑着说：“师母已经睡了吗？”

我哪里就敢忘了你，刚才路过蓝田玉店，我进去看了，里边有菊花玉镯的，已经付钱人家了，可摆着的三副，副副都有暗伤，我让他们快些进货来，三日后去取的，只怕师母看不上。”

“妇人说：“我看你是挣一个花两个的浪子！”

“周敏就还在笑，孟云房已经把维C果汁粉瓶盖拧开，给自己冲一杯，给周敏冲一杯，还要给夏捷冲一杯送进去。”

周敏说他不喝的，这杯给师母吧。”

孟云房说：“拿进我的家门，就算是我的了，现在是我招待你呀！”

“端了一杯进内屋去。”

周敏坐下来抿了一口，门帘处一动，送货的女子在向他示意。

周敏出去，在院子里悄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

没你的事了。”

“女子说：“钱呢？”

“周敏说：“钱不是全付了你吗？”

“女子说：“你付的是东西钱，我送这么远也不能白送呀！”

“周敏说：“送牙长一截路也要钱？”

<<废都>>

”给了一角。

女子说不行的，你是打发叫花子吗？

叫花子开个口，也没有给一角钱的。

周敏就把口袋反翻出来让看没一个子儿了，女子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周敏回到屋里，笑着说：“那姓景的好高贵气质，一见面，我倒被她震住，差点不敢拿出条儿来，手心都是汗。

她先领我去了编辑部找主编，又去把厅长也找来，主编就说三天后听消息吧。

她倒这般能耐的！

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你就不知道可。

景雪荫虽在厅里是一个处长，可文化厅里除了厅长，上下哪个敢小觑了她？

说出来你冷牙打颤，如今省上管文化的副书记是她爹的当年部下，宣传部长也曾是她爹的秘书。

老头子现在调离了陕西，在山西那边还当着官，虽人不在了陕西，老虎离山，余威仍在嘛！

”周敏听了，说：“这我知道了，景雪荫莫非就是庄老师当年的相好？

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

”周敏说：“潼关出了庄之蝶，潼关就流传着他的轶闻趣事，以前我还以为是人衍生的事，没想倒真是这样！

她一见到信就说了，庄之蝶好大架子，一个条儿来，人也不见面了！

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说？

”周敏说：“我说，之蝶老师说了，他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小说，过一段日子就来看你的。

她还说看什么，已经老了，不好看了！

”周敏说完，笑了笑，却说：“孟老师，事情这般顺当，倒让我担心。

之蝶老师以后要怪咱们的。

”孟云房说：“正是这样，我才赶写一篇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的。

”周敏千谢万谢，直说到自鸣钟敲过十二点方离去。

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周敏的面，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，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，就热水洗了身子，漱了口，换一身喷过香水的时兴裤头和奶罩，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他。

但周敏一时未回，就歪在床上读起书来。

夜深听得门外脚步响，身子就软溜下来，把书遮在脸上装睡着了。

周敏敲门，门却自开，原来并未插关，进来看床灯亮着，妇人悄然无声，轻轻揭了书本，人睡得好熟，就站着看了一会儿睡态，不觉凑下来吻那嘴唇，妇人却一张口将伸进的舌头咬住，倒吓了周敏一跳。

周敏说：“你没有睡呀！

脱得这么赤条条的，也不关门！

”妇人说：“我盼着来个强奸犯哩！

”周敏说：“快别说浑话，一天没回来就受不了？

”妇人说：“你也知道一天没回来呀！

”周敏就说了怎么去见孟云房，孟云房如何写条儿又见景雪荫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。

妇人高兴起来，赤身就去端了温热的麻食，看着男人吃光，碗丢在桌上，也不洗刷，倒舀了水让周敏洗，就灭灯上床戏耍。

（此处作者有删节）妇人问：“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，这般有福的，倒能与庄之蝶好？

”周敏说：“长得是没有你白，脸上也有许多皱纹了，脚不好看。

但气势足，口气大，似乎正经八百，又似乎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喜欢与男人说笑的。

”妇人把男人的头推到一边，嫌他口里烟味大，说：“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！

”周敏说：“我听孟云房说了，她是个男人评价很高、女人却瘪嘴的人，她没有同性朋友。

”妇人说：“我猜得出了，这号女人在男人窝里受宠惯了，她也就以为真的了不得了。

如果是一般人，最易变态，是个讨厌婆子。

她出身高贵，教养好些，她令诱男人团团围了转，却不肯给你一点东西，这叫狼多不吃娃，越危险

<<废都>>

的地方越安全。

”周敏说：“你这鬼狐子，什么都知道，可潼关县城毕竟不是西京城。

她若是那样，庄之蝶一个条儿就那么出力？

！

”妇人说：“要说我不明白，也在这里。

可我敢说，这号女人是惹不得的，别人只能为了她，她是不能让别人损了她的。

既然人家肯这么帮忙，你就多去孟云房那儿，免得以后庄之蝶知道借了他的名分儿生气，也好让孟云房顶着。

”周敏就说起给夏捷买玉镯的事，说他想好了，把妇人戴的菊花玉镯给她，只给一只。

妇人沉默了半日不言语，周敏就不敢多说，爬上去又亲那一段身子，妇人掀开了，说：“这是你给我买的，现在你又送她，姓夏的是大城市的时髦女人，样子自然好，只怕她日后也是你的了。

”周敏说：“你尽胡说，她穿着时兴，可一端儿个黄脸婆，一个玉镯子值几个钱？

能在编辑部寻个事儿干，或许往后会寻访到我所要的东西，咱们又可在西京长长久久生活下去，哪头重哪头轻，你能掂着的。

若不愿意，我明日重买一个是了。

”妇人说：“好吧。

”当下褪了一只镯子在床头，背过身睡去了。

P12-15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